



## 关于达米恩·赫斯特

### About Damien Hirst

编译：匡渝光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by Kuang Yuguang

观念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几乎是以一种异乎于常人的、异军突起的思维和创作方式“闯入”世界艺术舞台的！今天，他已成为了这个舞台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特别是他在艺术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生物有机体的有限性的浓厚兴趣、以及他总是以直接而极端的方式探讨死亡与生命



的意义的做法，引起了世人的广泛争论，如他的标志性作品：《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等，也因而使他成为当今艺术舞台上最饱受争议的人物之一，然而，赫斯特对于来自四方八面的争议好像听而不闻，特立独行地走着自己的路，持续地以近乎于激进的方式探索着他给自己出的命题。而结果是，上帝似乎对于这位桀骜不驯的天才艺术家竟然也一直以垂青。于是我们看到，虽然置身于争议漩涡的中心，赫斯特在艺术创造上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惊世骇俗的成就，却令世人不得不一次次地发出由衷的赞叹！同时，他的作品在进入艺术市场后也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市场价格记录，如他的作品“钻石头颅”，就以高达一亿美圆的价格卖出，让众人在目瞪口呆喘不过气来的同时，也不得不有理由让自己相信，赫斯特的天才艺术成就决不是空穴来风！更者，在过去的一年中，当整个世界仿佛都被突然而至的金融危机压弯了腰而发出难以承受的沉重喘息时，赫斯特的作品却在苏富比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赫斯特新作拍卖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两天的拍卖总额高达111,464,800 英镑，远远超过了历史最高点680,098,00英镑，而赫斯特在这次拍卖会结束后说的话，似乎可以让我们更加看到艺术家的明天，他说：我热爱艺术，今天的事也证明了我并不孤单，未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美好的！欧洲苏富比拍卖行常务董事帕特加·万·马雷斯如是评价这次拍卖会，他说：苏富比拍卖会这次在对世界最成功的身体艺术家之一的达米恩·赫斯特新作的拍卖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它刷新了艺术家作品的拍卖记录，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并建立了许多重要的新基准。

那么，让当今艺术世界和艺术市场如此震撼的达米恩·赫斯特是怎样的一种真实人像呢？现在，就让我们从多个角度去走近达米恩·赫斯特，管窥豹，或者，我们可以因此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问：请问你父母尚健在吗？

达米恩·赫斯特：健在，但我祖母在我要满15岁时去世了，祖母去世前我一直很依恋她，不过那时我对这点并没有意识到，从前我和她谈起过许许多多关于人生的话题，在我心中，祖母是只属于我的，我小时候，她给我讲一些诸如基督教耶稣并不真的存在之类的话，从她那里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我曾经问她：“你相信有鬼吗？”她回答说不信，但她接着又说，如果真有鬼的话，那她去世后就会回来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直到我哪一天也离开这个世界，她说如果鬼真的可能存在，她一定会回来告诉我，她的这些话让我一



直相信世界上是没有鬼的，可是到最近，我却有点儿相信其实鬼是存在的了，而且我的祖母其实也已回到了我身边，只不过她是以一种我无法知道的方式回来的吧。

问：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

答：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我是指我的生父，大家看到，我是在布里斯托尔（英国小城）出生的，我母亲第一次和男人发生关系就怀上了我，可我的生父对这个事实却并不想知道。于是母亲就从泽西搬到了布里斯托尔。母亲从前住在利兹，当一年后我的外祖父母发现了母亲的真实情况以后，母亲就回到了利兹。在我两、三岁大时，母亲嫁给了一个男人，就是我的继父。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我的生父，直到我十三岁那年继父与母亲离了婚以后母亲才告诉我真相。我母亲非常具有艺术感，她从前自己一直都在画，同时也要求我画。我记得小时侯我常常大叫大喊说：“我画烦了，还要我画什么呀！”母亲听见我这样的叫喊总会很生气：“你叫什么叫，你画烦了吗？”有时我会说我的纸用完了，母亲听见后，马上就会去店里给我买来纸。后来我就学会了画。

问：直到最近，这个国家里还存在着一种思潮，就是拒绝接受年轻艺术家，你虽然已经45岁了，可还是应该被归入“年轻”的行列吧。

答：你说的是事实，而且我认为这种思潮是愚蠢的！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人在22岁、23岁就已经创造出了惊世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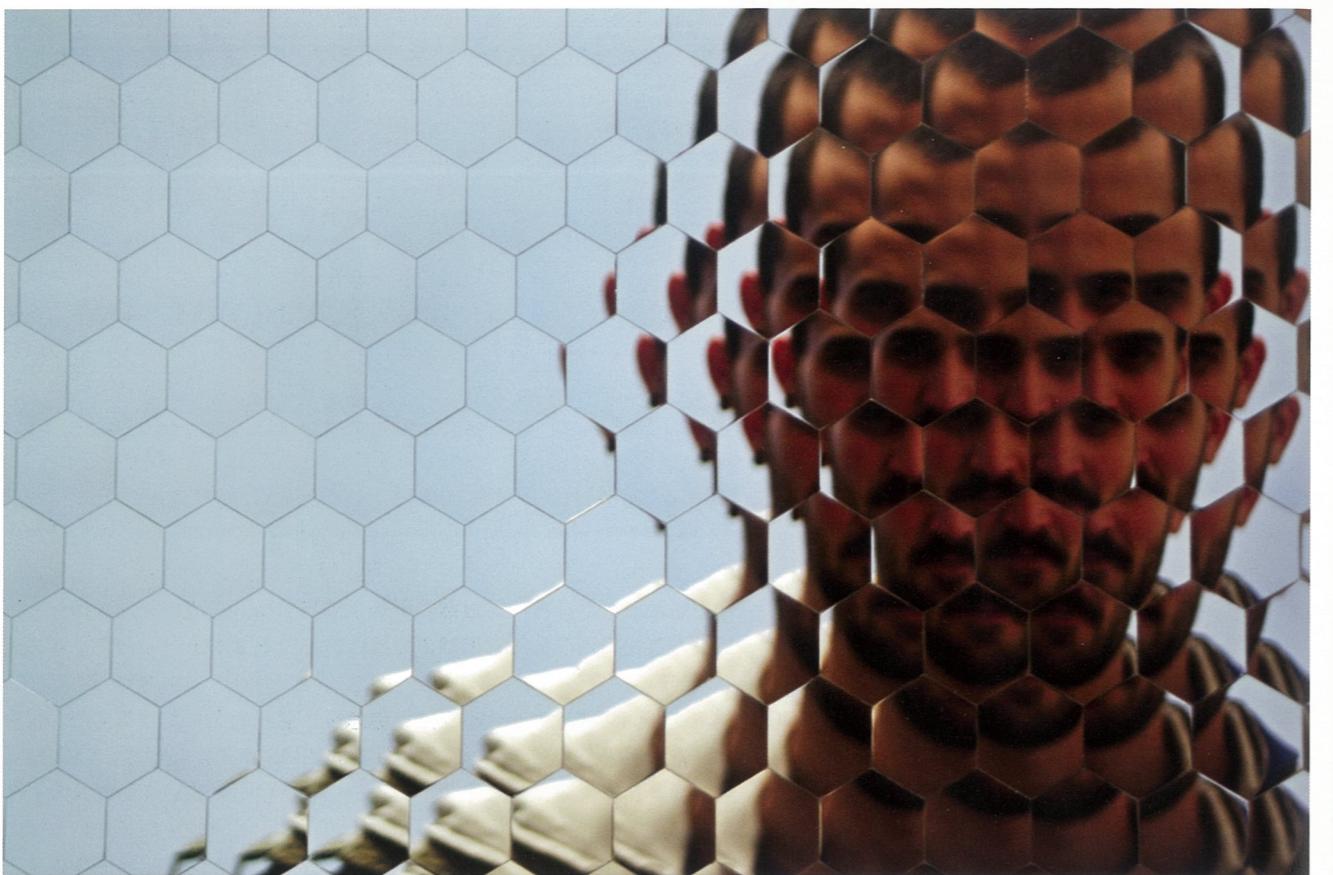
问：你的作品总是被人们拿来与上世纪70年代的极简几何构图抽象艺术作品以及观念主义艺术进行比较——那种观念艺术通常都只是停留在纯观念阶段、或者仅仅出现在纸上，而你的“观念”却几乎截然相反：你有真实的作品展现出来，而且正是因为有它们的存在，才使得它们可以向世人解释它们是什么，阐述它们有可能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那里等等。

答：说到观念这个话题，我始终认为，我是属于“老套”那一种类型。

问：说你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对吧？

答：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问：我们一般都认为，一件作品的题目是至关重要的，请问你在做作品之前就已经想好题目了吗？



达米恩·赫斯特作品

答：哪一种方法都可以，我是说，如果我想到了一个题目，我会试着去走下一步……我的意思是，题目能够解释你的想法，它和作品本身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一般说，这种那种想法都是大同小异的，它们会一直在我脑海里漂浮着，有时，一个题目可以把你的全部想法完完整整地串集起来，而有时，起到这个作用的却是你的作品本身，因此，如果是后者出现呢，我也会努力去为已经完成了的作品寻找一个可以具有同样表现之功的题目。

问：据悉，你为萨奇画廊做了一件大尺寸作品，请问这作品是你自己动手做的吗？

答：哦，不是的，我只画了一幅草图，然后我请人用电脑把图画出来。基本上说，作品就可以根据这幅电脑所绘出的图产生了。

问：你通过某个中介与外人——比如像萨奇画廊——发生联系吗？

答：是的，这毫无疑问，虽然我并不一定非得要这样，事实却的确如此。

问：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与你这一代艺术家中的很多人一样，好像是，你从生活中提取素材，又尽可能地不对它们加以改变，换句话说就是，你尽最大可能地不改变、不破坏原素材而进行你的艺术创造。

答：我认为你所说的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对于我来说，这种创造方式意味着是更多地进行观念传达，而不是艺术家本人个性化的传达。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改变得越多，那其实就是在更多地表述我自己；反之，我越少进行改变，我就是在更多地表述某种与共性接轨的观念。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一说到长沙发椅，谁都知道它是怎样的，对吧。但是当然，我肯定也会将我自己“潜”入我的作品中去，因为我对那种非常人性化的、抽象表现主义的所谓“画出你自己感觉到的观点”的见解非常认同，我也尝试过，但我没法抛开那种观点，实际上是，我越尝试，它们却越不按照我所

希望的那样消失，反而是更多地出现在我脑海里。

问：处在你今天这种情况下，难以想象如果你出现了感觉疲劳，思源枯竭的情况的话，那会怎么样？

答：我一直在非常地努力……哦，你的意思是说等我再上了一些年纪后的情况吧？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实在说目前我完全无法去想，现在我想得到的就是坐下来，比如说，一年吧，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或是在纸上画出足够多的雕塑草图，多到让我这一辈子都够用了，现在的事情常常是，我刚刚准备画出自己想到的思路时，这些思路却又开始把我引向新的东西：这一年里我还没来得及明白自己到底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时，就已经做完三、五件作品了，不过你提的问题也对，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哪一天我没有想法时我会怎样！怎么说呢，我想即使那一天真的到了，你也得面对，不是吗？虽然那会使你感到相当困难！我自己很清楚，现在我所做的大量作品都出自于某些几乎相同的观念，对此其实我非常于心不安，因为我并不想创造“达米恩·赫斯特”！

问：可是你现在所展现给大家的已经是诸如钢框、腐蚀签名、钢——玻璃盒子等这些已经定式的东西。

答：就艺术世界的结构而言，我也想到了这

一点，我想到过人们能够接受什么，我的本意是，我想要推着人们去提前思考，去进行一些比他们所能够做的更多的思考，我想把他们的思维推到极致，但我并没打算让他们超越自己的思维，我是说，我并不打算讲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语言，我的语言是要他们能够理解的，他们因此能够和我交流，告诉我他们认为可能不太能够接受，但经过他们的一些努力后可以基本接受的东西：还有那些他们不想知道可是我要想知道的东西，以及那些我自己觉得很重要可是他们认为并不需要的东西。

问：你所说的是凭着直觉创造作品。

答：可一个人的直觉有可能被分解成若干小块：一块是人们想要的，一块是他们抛弃的，一块反映的是今天世界，一块是我在当今生活中得到的感觉，一块可能来自于电视、广告等等。

问：据说你以前一直保留尸体？

答：不错，那是用于研究的，关于死亡这种观念，我想说，当一个人真的面对死亡这类情况——和所有这一类形象——时，它们给你的感觉好像并不真实，我想要这个世界是固定而实在的，可它却如此的动荡不安，而我对此也束手无策，当然，我决没有半点儿兴趣要想对这种情况做什么掌控。

问：你有没有一些冲动，打算再做多一些“友好消费”类的艺术？就是那种可以挂在人家壁炉上方的东西？

答：看见有人把药柜放进卫生间我真的很喜欢，我那件“鱼”作品摆在了一个朋友的会客厅里，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它竟然使得朋友的整幢房子看上去显出来一种维多利亚式的风格。

问：我在有些人的房子里看见挂着你的作品BOLTANSKIS的照片，“死亡集中营肖像”，它们看上去真的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答：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它们是不是看上去滑稽可笑，我是说，我的作品总是要放在一个专门空间的，当然，每个人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

问：在很多人看来，艺术家和医生、外科手术医生很有些相似，人们给予艺术家以他们给予医生和外科医生相同的权利：他们都可以走进其他他人不能被允许走进去的领域。

答：今天，艺术家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更加举足轻重，最起码是不逊于之前的任何时候，而在我步入艺术的时期，想都不可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一种情形出现，在过去这样想的话真有些像是开玩笑，可今天不是了，看看“蒙娜丽莎”吧，真是一个绝妙的例子！你告诉我哪样东西更来钱？“蒙娜丽莎”、T恤、耳环、水杯、

明信片，还是铅笔纪念品？如果有人来对你说：你选择吧，得到“蒙娜丽莎”原作，或者是经商的权利，你选那一样？假如你选择了“蒙娜丽莎”，拿回家挂在墙上，结果会是什么呢：你的家里会参观者众，人来人去，络绎不绝，“见鬼去吧！真是见鬼！”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艺术抗衡！

问：身为名人，其含义是不是与现实生活相隔离，意味着“拒绝”和“封闭”，名人就是那种与众人不同的人？

答：这样说不对！年轻时，我也怀有一种成名天下的渴望，今天对于这点我既可以自欺说我没有过那种想法，也可以拒绝承认，或者我也可以接受它，但也真正认识到，在艺术面前，成名就显得太渺小了！以我的感觉，问题在于，你对我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之见，你并没有准备让一个名人可以成为你的朋友，而我也没有准备不让你成为朋友，再说我这个名人又算得上什么“名人”呢！我所知道的就只有“干活儿”，仅此而已！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成名的呢？

答：当你想要成为绘画班上最优秀的学生的时候；当你的父母对你说：“我并不在乎你的学习是不是可以得100分但只要你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的时候，在当时这显然并不等于成名，因为“成名”其实意味着另外一回事，但究其实质它们却是相同的：你是班上的第一名，它的含义是你不想死去，它指引着你走向永恒，我想长生，而能够长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比其他任何人都优秀，但事实是，你怎么可能长生呢！每天都有好多优秀的艺术家死去，他们甚至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问：你觉得“死”这个题材会让你心生厌倦，而你也将不得不去寻找另外一个题材吗？

答：我认为这样说有些认识上的错误，应该说的是，我是不是会对“题材”有兴趣，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将来，而不生活在现在。“别担心，明天总会更美好”，大家都这样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以将来为基础的，因为我们恐惧死亡，我并不认为你应该恐惧死亡，可是死亡是唯一牢不可摧的！

问：你喜欢过SCHNABEL的绘画吗？

答：是的，我喜欢，我非常喜欢他画的那些盘子，对他绘画的那种观念和给自己出难题的想法我很喜欢。

问：我曾经采访过他，可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傻子、白痴。

答：我认为，对于大多数画家，你千万别指望他们能够和你侃侃而谈自己的作品……依我看，在一个人刚刚踏上成功之路时，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你无法避免地会掉入沾沾自喜之中，等到人都在对你说你真了不起的时候，你大概已经快要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本人与艺术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答：你说艺术市场？我的认为是……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艺术家，就有多少艺术市场，对吧？而你所说的艺术市场，我想指的是金融、金钱吧。

问：对，正如同人们平常提到艺术市场时心里所想的那样，大家一般都会想要问到艺术家与金钱之间的关系。

答：对这个问题我非常欣赏，真的！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会东问西究、穷追不舍，我一贯的思想是，做一个艺术家，潜心在自己的工作室做些东西，等着有人来把你的“东西”审视一番，接下来呢，就把它“拿走”，如果艺术是与生活相关的（我认为这是一定的），那么人们付钱来买艺术品，艺术品就成为了一种商品，可是它仍然是艺术品，想到这总是让我非常兴奋。